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## 第三回 岳院君閉門課子 周先生設帳授徒

詩曰： 洪水漂流患難遭，堪嗟幼子困蓬蒿。  
終宵紡績供家食，教子思夫淚暗拋。

且說這岳飛出了門，一時應承了母親出來打柴，卻未知往何處去方有柴。一面想，一頭望著一座土山走來。立住腳，四面一望，並無一根柴草。一步步直走到山頂上，四下並無人跡。再爬至第二山後一望，祇見七八個小廝，成團打塊的在荒草地下頑耍。內中有兩個，卻是王員外左邊鄰舍的兒子：一個張小乙，一個李小二。認得是岳飛，叫一聲：「岳家兄弟，你來做甚事？」岳飛道：「我奉母親之命，來扒些柴草。」眾小童齊聲道：「你來得好！且不要執柴，同我們堆羅漢耍子。」岳飛道：「我奉母命，叫我打柴，沒有功夫同你們頑耍。」那些小廝道：「動不動什麼母命！你若不肯陪我們頑，就打你這狗頭！」岳飛道：「你們休要取笑，我岳飛也不是怕人的！」張乙道：「誰與你取笑！」李二接口道：「你不怕人，難道我們倒怕了你不成？」王三道：「不要與他講！」就上前一拳，趙四就跟上來一腳，七八個小廝就一齊上前打攢盤，卻被岳飛兩手一拉，推倒三四個了，趁空脫身便走。眾小廝道：「你走，你走！」口裡雖是這等說，卻見岳飛厲害，不敢追來。有幾個反趕到岳家來哭哭啼啼，告訴岳安人，說是岳飛打了他。岳安人把幾句好話安頓了他回去。

那岳飛打脫了眾小廝，卻往山後折了些枯枝，裝滿一籃，天色已晚，提了那筐籃，慢慢的走回家來。走進門，放下柴籃，到裡邊去吃飯。岳安人看見籃內俱是枯枝，便對岳飛道：「我叫你去執些亂柴草，反與小廝們廝打，惹得人上門上戶，況且這枯枝乃是人家花利，倘被山主看見了，豈不被他們責打？況爬上樹去，倘然跌將下來，有些差池，叫做娘的倚靠何人？」岳飛連忙跪下告道：「母親且免愁煩，孩兒明日不取枯枝便了。」岳安人道：「你且起來，如今不要你去抓柴了。我向來在員外裡邊取得這幾部書留下，明日待我教你讀書。」岳飛道：「謹依母命便了。」當夜無話。

到了明日，岳安人將書展開，教岳飛讀。那經得岳飛資質聰明，一教便讀，一讀便熟。過了數日，岳安人叫聲：「我兒，你做娘的積攢得幾分生活銀子，你可拿去買些紙筆來，學寫書法，也是要緊的。」岳飛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母親，不必去買，孩兒自有紙筆。」安人道：「在那裡？」岳飛道：「待孩兒去取來。」即去取了一個畚箕，走出門來，竟到水口邊，滿滿的畚了一箕的河沙，又折了幾根楊柳枝，做成筆的模樣。走回家來，對安人道：「母親，這個紙筆不消銀錢去買，再也用不完的。」安人微微笑道：「這倒也好。」就將沙鋪在桌上，安人將手把了柳枝，教他寫字。把了一會，岳飛自己也就會寫了。岳飛從此在家朝夕讀書寫字，不提。

且說王員外的兒子王貴，年紀雖祇得六歲，卻生得身強力大，氣質粗鹵。一日，同了家人王安到後花園中遊玩，走進那百花亭上坐下，看見桌上擺著一副象棋。王貴問道：「這是甚麼東西？怎麼有這許多字在上面，做甚麼用的？」王安道：「這個叫做『象棋』，是兩人對下賭輸贏的。」王貴道：「怎麼便贏了？」王安道：「或是紅的吃了黑的將軍，黑的就輸；黑的吃了紅的將軍，黑的算贏。」王貴道：「這個何難？你擺好了，我和你下一盤。」王安就把棋子擺好，把紅的送在王貴面前道：「小官人請先下。」王貴道：「我若先動手，你就輸了。」王安道：「怎麼我輸了？」王貴先將自己的將軍吃了王安的將軍，便道：「豈不是你輸了？」王安笑道：「那裡有這樣的下法，將軍都是走得出的？還要我來教你。」王貴道：「放屁！做了將軍，由得我做主，怎麼就不許走出？你欺我不會下棋，反來騙我麼！」拿起棋盤，就望王安頭上打將過來。這王安不曾提防，被王貴一棋盤，打得頭上鮮血直流。王安叫聲：「啊呀！」雙手捧著頭，掙轉身就走，王貴隨後趕來。王安跑到後堂，員外看見王安滿頭鮮血，問其原故。王安將下棋的事稟說一遍，正說未完，王貴恰恰趕來。員外大怒，罵道：「畜生！你小小年紀，敢如此無禮！」遂將王貴頭上一連幾個栗爆。

王貴見爹爹打罵，飛跑的逃進房中，到母親面前哭道：「爹爹要打死孩兒！」院君忙叫丫鬟拿果子與他吃，說道：「不要哭，有我在此。」說還未了，祇見員外怒衝衝的走來，院君就房門口攔住。員外道：「這小畜生在那裡？」院君也不回言，就把員外惡狠狠的一掌，反大哭起來，說道：「你這老殺才！今日說無子，明日道少兒，虧得岳安人再三相勸討妾，纔生得這一個兒子。為著甚麼大事就要打死他？這粉嫩的骨頭如何經得起打？罷！罷！我不如與你這老殺才拚了命罷！」就一頭望員外撞來。幸虧得一眾丫鬟使女，連忙上前拖的拖、勸的勸，將院君扯進房去。員外直氣得開口不得，祇掙得一句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你這般縱容他，祇怕誤了他的終身不小！」轉身來到中堂，悶昏昏沒個出氣處。

祇見門公進來報說：「張員外來了。」員外叫請進來。不一時，接進裡邊，行禮坐下。王明道：「賢弟為何尊容有些怒氣？」張員外道：「大哥，不要說起！小弟因患了瘋氣，步履艱難，為此買了一匹馬養在家中，代代腳力。誰想你這張願仔兒天天騎了出去，撞壞人家東西，小弟祇得認賠，也非一次了。不道今日又出去，把人都踏傷，抬到門上來吵鬧。小弟再三賠罪，與了他幾兩銀子去服藥調治，方纔去了。這畜生如此胡為，自然責了他幾下，卻被你那不賢弟護短，反與我大鬧一場，臉上都被他抓破。我氣不過，特來告訴告訴大哥。」王明尚未開口，又見一個人氣呼呼的叫將進來道：「大哥，二哥！怎麼處，怎麼處？」二人抬頭觀看，卻是王明、張達的好友湯文仲。

二人連忙起身相迎，問道：「老弟為著何事這般光景？」文仲坐定，氣得出不的聲，停了一會道：「大哥！二哥！我告訴你：有個金老兒夫妻兩個，租著小弟門首一間空房，開個湯圓店。那知你這湯懷仔兒日日去吃湯圓，把他做的都吃了，祇叫不夠。次日多做了些，他又不去吃，做少了又去吵鬧。那金老沒奈何，來告訴小弟，小弟賠他些銀子，把湯懷罵了幾句。誰知這畜生，昨夜搬些石頭堆在他門首。今早金老起來開門，那石頭倒將進去，打傷了腳，幸喜不曾打死。他夫妻兩個哭哭啼啼的來告訴我，我祇得又送他銀錢，與他去將養。小弟自然把這畜生打了幾下，你那不賢弟婦，反與我要死要活，打了我幾麵杖！這口氣無處可出，特來告訴大哥。」王明道：「賢弟不必氣惱，我兩個也是同病。」就將王貴、張顯之事說了一遍。各各又氣又惱，又沒法。

正在無可奈何，祇見門公進來稟說：「陝西周侗老公到此要見。」三個員外聽了大喜，忙一齊出門外來相接。迎到廳上來，見禮坐下，王明開言道：「大哥久不相會，一向聞說大哥在東京，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？」周侗道：「祇因老夫年邁，向來在府城內盧家的時節，曾掙得幾畝田產在此地，特來算算帳。順便望望賢弟們，就要返舍去的。」王明道：「難得老哥到此，自然盤桓幾日，再無就去之理。」忙叫廚下備酒接風，一面叫王安打發莊丁去挑行李來。

三個員外聚坐閑談。王明又問：「大哥別來二□餘年，未知老嫂、令郎在於何處？」周侗道：「老妻去世已久，小兒跟了小徒盧俊義前去征遼，歿於軍中。就是小徒林冲、盧俊義兩個，也俱被奸臣所害，如今真個舉目無親了。不知賢弟們各有幾位令郎麼？」三個員外道：「不瞞兄長說，我們三個正為了這些孽障，在此訴苦。」三個人各把三個兒子的事告訴一番。周侗道：「既然如此年紀，為何不請個先生來教訓他？」三個員外道：「也曾請過幾位先生，俱被他們打去，這樣頑劣，誰肯教他？」周侗微笑道：「這都是這幾位先生不善教訓，以致如此。不是老漢誇口，若是老夫在此教他，看他們可能打我麼？」三個員外大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知大哥肯屈留在此麼？」周侗道：「三位老弟面上，老漢就成就了侄兒們罷！」三個員外不勝之喜，各各致謝，當日酒散，張、湯二人各自回去，不提。

這日王貴正在外邊頑耍，一個莊丁道：「員外請了個狠先生來教學，看你們玩不成了！」王貴聽了，急急的尋著張顯、湯懷，商議準備鐵尺短棍，好打先生個下馬威。

次日眾員外送兒子上學，都來拜見了先生，請周侗吃上學酒。周侗道：「賢弟們且請回，此刻不是吃酒的時候。」就送了三個

員外出了書房，轉身進來就叫：「王貴上書。」王貴道：「客還未上書，那有主人先上書之理？這樣不通，還虧你出來做先生！」便伸手向襪統內一摸，掣出一條鐵尺，望著先生頭上打來。周侗眼快手快，把頭一側，一手接住鐵尺，一手將王貴夾背一拎揪倒在凳上，取過戒方，將王貴重重的打了幾下。你道富家子弟從未經著疼痛過的，這幾下直打得王貴伏伏貼貼，祇得依他教訓。那張顯、湯懷見了，暗暗的把短家伙撇掉，也不敢放肆了。自此以後，皆聽從先生用心攻讀。

且說這岳飛在隔壁，每每將凳子墊了腳，爬在牆頭上聽那周侗講書。忽一日，書僮稟道：「西鄉有一個甚麼王老實，要見老相公。」周侗道：「我正要見他，快請他進來。」書僮應聲：「曉得。」出去不多時，引那王老實到書房內來，見了周侗便道：「小人一向種的老相公的田地，老相公有□餘年不曾到此，小人將歷年租米賣出來的銀子收在家裡。今聞得老相公在此，特來看望，請老相公前去把賬來算算。」周侗道：「難得你老人家這等志誠。」便叫王貴：「你進去對王安說：『先生有個佃戶到此，可有便飯，拿一箸與他吃。』」王貴轉身進去。周侗又問：「目下田稻何如？」王老實道：「小人田內，一年有兩年的收成。今年禾生雙穗，豈不是老相公的喜事？」周侗道：「禾生雙穗，主出貴人的。這也大奇，明日同你去看。」

正說間，書僮來叫佃戶外邊吃飯去，當同就留王老實住下。次日，周侗對三個學生道：「我出三個題目在此，你們用心做成破題，待我回來批閱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換了衣服，便同了王老實出門下鄉去了。

且說岳飛看見周侗出門，心內想道：「先生既出去，我不免到他館中去看看。」遂走將過來。王貴看見，就一把扯住，叫道：「湯哥哥，張兄弟，你兩個人來看看這個人就叫岳飛，我爹爹常稱說他聰明得極。今日先生出了題目，要我們做，我們那有這樣心情，不如央他代做做，何如？」張、湯兩個齊聲道：「有理！我們正要回去望望母親，岳哥替我們代做了罷！」岳飛道：「恐怕做出來不好，不中先生之意。」三人道：「休要太謙，一定要拜煩的了。」王貴恐岳飛逃走了，去將那書房門反鎖起來，對岳飛道：「你肚中飢餓，抽屜內有點心，盡著你吃。」說罷，三個飛跑的頑耍去了。

岳飛將三人平昔所做的破題翻出看了，照依各人的口氣做了三個破題，走到先生位上坐下，將周侗的文章細細看了，不覺拍案道：「我岳飛若得此人訓教，何慮日後不得成名！」立起身來，提著筆，蘸著墨，端過墊腳小凳，站在上邊，在那粉壁上寫了幾句道：

投筆由來羨虎頭，須教談笑覓封侯。胸中浩氣凌霄漢，腰下青萍射鬥牛。

英雄自合調羹鼎，雲龍風虎自相投。功名未遂男兒志，一在時人笑敝裘。寫完了，念了一遍，又在那八句後寫著八個字道：

「七齡幼童岳飛偶題。」方纔放下筆，忽聽得書房門鎖響，回身一看，祇見王貴同著張顯、湯懷推進門來，慌慌張張說道：「不好了！快走，快走！」岳飛吃了一驚！不知為著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